

毛詩注疏

卷五 卷六

江原之仁言論傳第十八

毛詩小雅

卷之三

孔窟遺蹟

鴻臚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宣王承繼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本又作鴻同古頤反徐人皆冰反篇內有真同尤無妻曰矜老無夫曰寡安集之事序拾遺補闕參差者取遠其次第當然經主所安集爲始先陳王貳勤於民然後本其集各爲節文所安集謂之美宣王也由鳳王衰亂萬民分離走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立能還使伯卿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今還歸本之安山安附而集聚之使復其居業焉成宮室又至於矜寡孤獨皆蒙賜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者來勤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聞之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止於矜寡尤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也其餘皆記安集之事序拾遺補闕參差者取遠其次第當然經主所安集爲始先陳王貳勤於民然後本其集各爲節文故不同也○美宣王至是務○正義曰由宣王承繼王衰亂之弊故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民爲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厲王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然雲漢云水屬王之烈者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致誠不言辨此離散由厲王故言辨也丙民亭曰周室中興是興復先王之道知以安集眾民爲始者以宣王謂斷而起明其王先據散民不復民不復行外侮政故知以安集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泰否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尚有善行者有安居彼武王將破戎兵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以民之父母爲善意同武王所以爲之鳥鷹于飛肅肅其才興也大禹曰溥小曰鴻臚謂羽蕡也爰云鴻臚知辟陰陽莫不異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肅所六反本或作禦同時民歸附邦有壞滅者侯伯久不巡職王使處於存首諸侯於爰及矜寡憂云爰憐也老無妻曰鳏偏妻曰寡始歸之故美焉○劬其俱反注及韓詩云數也貧窮者失故吏所使反也周易云爰曰王之意不徒使此焉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恤之嚴專則哀之之子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爰云侯伯卿士於是施行其邦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氏伯卿士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己曰不但安行焉已亦富及此可憐之人貞者令賙恤焉又致此撫妻之祿夫傷喪之寢孺畜畜收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己已富行焉○傳人曰王寒暑○正義曰鴻臚是水火故傳稱之其形猶大而馬小狀其同鳥雖差之異故傳稱之云大曰鳴小曰順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拂陽暑而北秋則遷陰寒而南故而言之此所以所適無所忌既有所欲求也其時薰蒸其羽爲華也以興萬民去所惡就有道而歸任之時其心喜樂也此感民所以有可憐者以時王道便是子侯伯卿士於是施行其邦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氏伯卿士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己曰不但安行焉已亦富及此可憐之人貞者令賙恤焉又致此撫妻之祿夫傷喪之寢孺畜畜收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己已富行焉○傳人曰王寒暑○正義曰鴻臚是水火故傳稱之其形猶大而馬小狀其同鳥雖差之異故傳稱之云大曰鳴小曰順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拂陽暑而北秋則遷陰寒而南故而言之此所以所適無所忌既有所欲求也耳不謂以厲王無道去之王有道既之何則民離散者豈詎逃出中國遠歸周王也○爰侯伯在美焉○正義曰州既以之子侯伯卿士故爰又解傳言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之卿士也毛知之子馬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天下唯侯伯與卿士耳故傳元年左傳曰凡侯伯娶思凡矣詩禮也是侯伯自於州內有罪者則征討之以逮則分救之此安集萬民所居州內侯伯所主明州當過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五歲聘侯伯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皆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侯伯即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則曰教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博以之子是王所放之人畢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王官之伯亦有時遠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遠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

馬王使也是時民謠頌散於國境知者以百堵百作非直民居邦國城亦未作之故言邦國城也所以難謂誠
者優伯久不述職王使於存首諸侯故合然也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述職卿士存首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誠職者
修其所掌之職事上下同名故謂曰武王巡狩述職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恭民曰仲山甫出
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職是其通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能言之其實侯伯亦王所遣撫
名皆王使但存首不使侯伯耳○蓋可憐之人至有所依附○正義曰以下則言誠職明此可憐之人是貪鄉也以首寫
無財宜賜諭之謂與之財諭謂賜之食也知可憐之人非孤獨者以孤獨與賤寡為類同在哀此之中故言縣寡則哀
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男祿女寡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獨亦宜哀焉王制云四者
天民之瘠而無告者皆有常微是四者同也言有常微則眾寡亦賤寡之言收斂之者對貧有親不須收斂既
則既收斂之又聘餉之但鳴鴈于飛集于中澤中澤中也鴈屬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
哀其無所告故集則言之

爲版五版爲堵箋云侯伯卿士又於墻滅之而徵民起屋舍梁牆壁百堵同時而起佳則切勞其究安宅究窮也爰云此
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長二丈則版六尺○坦者袁堵丁古反量目切勞其究安宅勸勤民之業解文
今雖耕勞終有安宅鳴鴈至安宅○正義曰言鳴鴈性野居澤中往飛而集於澤中者子孫伯卿士又於墻滅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
居○究居又反正運歸而止於家中亦得其欲也民得足以安處者是子孫伯卿士又於墻滅之國徵民起築坦墻
令百堵俱起由是得稱也又言侯伯卿士耕自萬民曰築作鉢造堦則今耕勞其於久得安居故使不憚勞也民喜王
使之勤已故隸辭而美之○尊一丈至爲堵○正義曰版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版爲堵自是公羊傳文公
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版爲堵謂累五版也版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壘長丈高一丈是版廣二尺也○箋春秋
至六尺○正義曰傳以一丈爲版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趙版之長短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定十二年公羊傳
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爲堆謂接五堵成一堵或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堆長
三丈則板六尺也謂長三丈經亦無文古尚禮疏高一丈長三丈五堵爲雉何也注云此之子所傳許慎所據之文也王制卿注公羊
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丈矩二百尺以版八尺倍五版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駁謂義辨之云左氏
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
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名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
爲百雉則相推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而堆長三丈也堆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許慎所據之文也王制卿注公羊
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不知所安集則名釋然蓋云此之子所傳許慎所據之文也王制卿注公羊
爲三如是大過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鳴鴈于飛冥鳴磬磬木至者○磬本从作嘵五刀反聲也

我劬勞之于之事者我之子自我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高宣示也爰云謂我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歲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聞夜早祀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歲者王有難人之官
執之曰燭又云燭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正月延年三章五句至歲之○正義曰因以歲之香言王難可美猶
縣衆庶明歲之金反諱晦之節朝直遙反下皆同有所失此失須治若病之須歲三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讓其不正
官美大過小得中有失故美而因諱之湯溫酒則愈大善小失中有得故而因美焉所以相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
正義曰王有難人之官凡廟廟為則廟難人告有司以時節有司當以告王不須問今王周之由王不正其官而
同夜早晚非更之宜所以蘇之也凡國事爲廟則告之以時周禮難人賦文也注云集難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鄭知

一言之內猶有疏美者以其福更無歲耗之文存如何其是問夜之解天子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如此時朝不足非美明美者其勤於此也王之失得一也不得以時而為美矣且依謹問之則非禮故知此卽爲城也夜如何其譬如云此宣王以謂侯君朝夜起日夜如其間早瞑之解○其音基辭也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晝晝守

升登將時然○央於辰反說文云人也已也王遷注楚辭云央盡也荆七羊反本或作頃注同且七也反又子倫反又言入必苗反舉其牘反○晉書何子王問之時夜酒未晏矣而已見庭燎之光言於時節是庭設大燎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已故若來至此人聞其聲是呼呼大王猶風氣也可見矣夫子曰吾從周

○正義曰未央者前輿未到之辭故夏云未央猶言夜未央也故漢有未央宮人君樂之遺故號之也傳堯至大澤之隈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調央爲日故王肅云央未旦愛半是也二章復用艾未央也毛意艾取名於夜屈艾皆是年之久後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日爲夜久昏似幼日从夕言夜未至於旦未又與未央其意同

王曰既使是子也吾以二章服之有德矣先於未文也此亦未至者作焉王問夜之時節耳非對王之辭也若對王未央王更察何富以闇以之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是庭燎也若對王未央邦之大事供音燔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燔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燔燒燒別文之大設故云庭燎也大燔也秋官司烜云門外以人燭昌門外以文燭故異之耳其取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晉桓公始也注云隋天子也庭燎之差公

五十家伯子言古二十是天子御燎用百占制木梓而閭
茅以物百枚并而禋東之令則用松柏竹以脂膏而閭
行有配也蓋云艾末曰艾以言便先難而時○艾毛五蓋反鄭音刈
斬本又作皆之世反歲呼會反除又呼憲反艾所街反先難鵠反
五年夏四月庚辰朔日食既晦明也歲噦余

至日出诞生至此耳不得以老爲旦也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晉之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時之以芟芟爲初未至然日暮故時也禪禮曾初昏也後竟增旦也是文者以昏初爲本以過爲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父猶先誰唱時也未又先之誰爲制制又其父而文者又其子也下有朝御故知

止言觀其旛。禪光也。莫不晨明也。上二章聞鶯聲。雨今夜都明我見其旛是朝之時。石女有上石多是屢變有處君二百

河水規宣王也 現者正國之器也。規主仁惠也。以恩親正君曰正。水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正義曰作河水詩。通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圓者周通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通者規之使成圓。宣王也。圓者周通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通者規之使周備。

故者至盡規之正義也。正義云諸侯不朝天子，使相攻伐，又譖言將起王，不禁之，欲王治諸侯，祭諸侯皆規王使為善也。○夏恩以是視正君曰：「規則使賤則牛抵廉隅，猶人之馬，思我不嚴，故正規。」主東方是王仁恩也。愚案獨龍言規者，自推正方，舉正則直推正規，正則東方是王仁恩也。○春曉規夏持時秋執矩冬持權所引春秋傳書外傳周語有古文記之。○月三二事與之而所水澆灌都水西有折柳謂之柳渠。○與告水。

父母也臣之道也。不使彼至父母也。正義曰：河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殘惑者，欲止則止，自由無所異也。以喻彼諸侯也。此諸侯亦當朝宗天子，臣事君也。何異今更不然，氣然而疾者，彼長年也。其意欲滅則滅，入罪姓諸侯，此同姓異姓女首我王之諸友，何為自恣不朝無肯念此？以禮法爲亂者，若然則誰無父母乎？王者皆所以視王也。○博水猶有所朝宗也。○正義曰：云猶者，以水無涓滴，未有朝宗況人而可無朝宗乎？宗者，本詰侯於天子之禮，故要引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君，猶水之庭海，故以水流入海爲朝宗也。禹貢亦云江漢朝宗。○大宗伯注云：朝謂也。徵其來之早宗會也。欲其尊王者，以人事名之，水無此情，故云著義也。○博邦人至父母，尚書云：我友邦君是天子謂之早宗會也。欲其尊王者，以人事名之，水無此情，故云著義也。○博邦人至父母，之文足以容同往，但以同姓焉規故先貢兄弟是同姓，則邦人有國之辟，故知諸友謂諸侯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於京師故以京師爲父母也。箇申解名京師爲父母也。禹貢亦云江漢朝宗，故云著義也。父以事君，本具恩誼，以責之，故名京師爲父。母箇云：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各丁有體字。○河波流水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箇云：湯波流鹽，咸輸諸侯也。信尤。

彼飛隼載揚揚，喻諸侯出兵妄相侵伐。○正義曰：河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湯湯然流漫溢無所入也。既無所入，○正義曰：言水放縱，從長無所入也。諸侯者，放志無所事也。是猶謂故志無所事耳。不朝天子，又不事侯伯，則已地顧不息，則又加之遊擊，妄相擊害也。以彼自恣之諸侯則已，不朝天子則又加以出兵妄相侵伐，故我念彼不階道之諸侯爲此，則起則行，妄出兵之事者，心爲之憂矣，不可止而忘之。○博言献禮，猶諸侯亦然，故箇申之云：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以傳無所入之言，知有侯伯之患，故下箇亦云：王與侯伯不當察之。○諸侯反，真常言諸侯之不可起行妄作，猶飛隼之不可飛揚妄作也。諸侯之不守法，非直由其自恣，亦由當時不令之小人，爲詐偽之言，使人見怨咎者，安然莫之肯禁止者，故致讒言我諸侯之友，有恭教其難事者，矢謗人之言，其又興憲以毀惡之，而王與諸侯何以不當察之乎？以此令諸侯益不守法也。此屬主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上，欲規王令禁之。○箇好詐至怨咎。○正義曰：詐僞交易之言者，謂以喜言爲惡，以惡言爲善，而掩易其辭，閑亂二家，使相怨咎也。

河水三章章八句一章章六句

鶴鳴于天

鶴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正義曰：

鶴鳴二章章九句。

○正義曰：

未知彼諸侯專達是已然之事，故謂之。

直以意教故謂之。

鶴鳴于九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檉何樂於波瀾之觀乎此落也則存則而下其根垂云之往爰曰也言所用之彼屬而觀者人曰音袁擅音增押首音觀古覩下同胡直通反它山之石可以爲錯錯石而可以琢玉作器用磨則可治國矣云它山惟是國而觀鳴至爲錯古覩下同胡直通反說文作厝云厝石也字林同于故反孫涉尚反

鶡鳴於九臯之中其聲聞於外方之野鶡處九臯人皆問之以興賢否見於幽遠之處其名聞於朝之間賢者雖聽人咸抑之王何以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辨以必求此聽者以魚有龍潛在淵者或在汎者皆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與人有能長聽者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遁而隱居逃遁之人多是賢者故令王求之王若置賢人於朝廷人言云我何以棄彼之闇而欲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橫之櫛而其下惟有惡木之櫛我所以觀焉以興何以棄彼之朝而在朝爲人所委又以它山有寵善之人而其下惟不賢之人我所以往也王得賢則爲人所譽觀其朝如此利非之非但在朝而在朝爲人所委又以它山有寵善之人而其下惟不賢之人我所以往也王得賢則爲人所譽之可以爲理國之政國來得賢臣輔以成治猶資王得石錯砾以成器故須求之也王者雖以天下爲家識外亦猶爲異國也○鄭唯次二句爲異論同○箋皇禹王鳴聲○正義曰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臯者然則明深九域也澤者水之所通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噴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古舉之以喻深遠也澤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間其鳴聲陸機疏云鶡形狀大如鵠長嘴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十條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鳴當夜半鳴故惟南子云雞知終日牛其鳴高亮聞八九里唯者聲至今吳人鬻周中及士大夫皆畜之○傳夏魚至在渚○正義曰毛以音鷺鷗鷺者不云大魚而云艮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差此言至則出○正義曰此文止有

鶴鳴三章章九句

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
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所戲同○而勤衣反父音甫下同。

新父三章章四句○正義曰經二章皆勞
臣之士責新父之辭舉此以刺王也○夏

祈父刺宣王也 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
軍之事有九法而勤衣反父音甫下同
折父至獄同○正義曰 下傳以祈父爲司馬故言其所掌之事大司馬正邦卿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去之猶弱犯難則亡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壘之壘讀如壞置之空壇出其君更立其文質
固不服則侵之則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正殺之放弑其君則廢之喪之喪國文通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忤人無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由
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折故解之古者折辱刑也也折掌封折之兵甲箚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以祈父告也
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司勇力之士○曷比古疇字本或作斬若孔注
于恤靡所止居 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復云予我神移也
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爲王子僞反下母爲父同
折父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改何爲移

六 **正義** 新文二章章四句○正義曰經二章皆男力之士責新文之辭舉此以刺王也○箋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其職曰掌九伐之司掌之酒人青酒而削其地賦賢民則削之者野盜民發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貢減其爲忌犯令陵政則之杜塞杜塞使不得與其軍行征伐事有苦樂爲爪牙所怨同字而用故此作折尚書作折

毛寺主疏

卷五

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箋此司馬至之士○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相傳此司馬職其官封歲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新父舊曰若聞折文謂司馬也言古亦謂司馬馬坼文非興時也若聞折文酒誥久也彼注云服善集民之斯父折父謂司馬王封事與此同意也足本作若聞與鄭義不合誤也又解折文曰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兵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將保無隙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士勇士之力之士微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小牙之上其職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司士職曰以德示罰以功而授注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士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准退之處人侵樂皆司馬之所再執恨其禦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述申下恨之意司右王勇力之士者司右職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休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於其中五兵者弓矢殳矛矛戟五兵者也此王之爪牙卽彼勇力之士故引之也○傳宣王至爲瑕○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瑕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卽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於有妾戎為敗也毛此當美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言禪于于恤有危險之要宣王之敗唯姜戎耳故言姜戎為敗以當之自爲姜戎所敗而言司馬職處者以征伐司馬所掌曲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廢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伐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夏我乃至之士○正義曰鳥用爪厭用牙以防衛已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馬喻也當爲王閭守之衛者謂防禦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轉予于恤是不應轉而神之也有勇力而不當轉於夏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爲王閭守之衛也司右正言勇力屬焉不言胡之子衛夏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入其職云虎士掌先後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閭王在國則守王宮圓有大故則守門內掌王出所止宿虞閭控拒也然則爲王閭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爲王子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通官耳虎賁掌虎士司右子勇士虎首之徒雖爲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爲宿衛矣司士正朝儀之佐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然豈空屬司右無仕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爲王閭守言其屬明司右虎賁氏俱半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仕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爲王閭守之衛也比勇力之士進右當於中若車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移我於夏謂見使從軍則不爲車右蓋使之卒卒故恨也傳言姜戎敗不言敗處故申之云戰於千畝而敗也杜預云西周之云戰於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藉田神怒民困爲戎所伐戰於近戰也國語云宣王不諒于政韓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應從征者知則是急天子猶出千畝還在疆界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應從征者以六軍之士出自六鄉不取之爪牙之士也小司徒職曰乃領其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居其鄉之鉏庭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伍爲兩四兩局名五卒爲旅五旅爲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質也○白駒白駒食我場苗莖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智者有乘白也屬此去者東唐白駒而來僕食我場中之苗我則持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故古子反翼白也場直良反繫陽立反徐丁立反糸音牛鑿足日糸所謂伊人於焉追送是也所謂是乘白駒

新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質也○白駒白駒食我場苗莖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智者有乘白也屬此去者東唐白駒而來僕食我場中之苗我則持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故古子反翼白也場直良反繫陽立反徐丁立反糸音牛鑽足日糸所謂伊人於焉追送是也所謂是乘白駒

白駒四章章六句

集大喙豐寧而惡之是失其性而歸人迹男子於己云婦人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噉我之食無得而人之任夫家宜居室唯食今夫集已是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己即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善道與我也故我今適越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不可與明天婦之道要言既歸復我諸兄婦人有歸宗之意不可至諸兄毛以爲婦人既被天棄已言此宗族矣吾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眞已不善居異所不必卽他邦也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不可與明天婦之道要言既歸復我諸兄毛以爲婦人既被天棄已言此宗族矣吾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眞已不善居異所不必卽他邦也

歸復反其宗之兄宗也○鄭唯不可與歸爲要○仲不可至之道○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
禁之則昧於三歸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並明當與盟信○正義曰易
傳者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云不可與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其聞也若是明夫婦之道其明與否天
獨爲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曲體下曰約信曰誓信性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盟信也禮諸侯有相會之
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娶而復背其婦爲夫所薄意欲歸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傳婦人有歸宗之義
歸宗之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而因此諸兄之女故案公羊傳爲弟之爲父後者傳
曰何以林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其也此以諸兄爲宗之文也禮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
妻父母沒有歸宗公宗要被出還家亦爲歸宗故準彼而言也莫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黃鳥黃鳥

黃鳥三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

毛詩小雅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爲嫁娶之數謂亂類

鄭氏等

孔釋達疏

汝不思汝老父之命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領

不戰章三輔復

老父之命我行其野言采其蓬蒿姻之故言就爾宿達德榮也箋云蓬牛而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正義曰此釋草無丈陸我行其野言采其蓬不思舊姻求爾新特錯譌榮也新特外昏也箋云舊舊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壻之父曰女貴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肖媵之○舊音舊當音高文或音汝媵孕又絕語反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女不思至以異○正義曰取妻者受父之命故今引以費之言父本命汝以我妻人道言可通也○私音支馬路反此何不忍僥幸時老父之命反棄我而求汝新外昏特來之女也汝如是不以爲室家誠不可以是而得富亦適可以此異於人耳人悉皆老汝獨相棄是異於人也○傳富惡莫新特外昏○正義曰陸機賦云一名當幽州人謂之禮當其根正白可著然仄中溫軟之肌荒之歲可蒸以饗飢唇對文則男婚女姻散則通故外來之婦烏外昏也○箋不以全膳之○正義曰此解新特之義行謂外來夫家由不以禮嫁必無人肯媵送之故獨來也凡大丈乃一妻二妾是有姪娣焉媵士庶則不能備此詩所述及庶人本自無媵而云無肖媵者釋言云伯以媵奉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此不以亂媒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故得不耳非箋云子子反言六力

我行其野一章章合

斯干宣王考室也。詩以名之者，蓋行國富人氏殷賈而昏夜奸骨肉相視，於是矣。官屬羣寮既成禮敬之職，斯干之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皆以鳥守脩廟，是德稱言。室足以載之毛博，不言廟王脩先祖宮也。及耳經，雖首是秀，至之事正，指其文則乃安斯寢是也。故楚云：「朝既成，乃知廟，廟在女燕。」微以樂之是考室之事也。其攻堅四章，言得其形制，因考室至宣明六章，乃言考之也。既居而寢宿下至九章，言其夢得吉祥生育男女，貴爲王公。濟濟後嗣，則可祀之也。○箇王成主先祖。○正美曰：考成謂祐文能行者，卽坎坎斯干。是也。國舊者，幽南山是也。人民殷翼而皆使好，次二句是也。嘗有知，卽下三句是也。宣王承亂離之後，先導富民，富情義，乃使之榮。官廟宗廟，案作既成，其廟則神將休焉，則而以亂貫之，其寢則王居焉，設盛食祫，卽坎干之詩，以政樂之。此之謂成室也。言成者，非直架成而已，通謂國富民和，衆共力以成其事。廟則說爲晝祀，飯主安焉，則既爲肅然使人得處焉，神各有攸處，然後謂之爲成。故言此之謂成室，以結之說文云：「饋血祭也。」貢送云：「致而以血塗之。」謂之燭，則象否以血塗之名。論記下曰：成廟則燭之，其祀禋人拭手舉羊升屋，自中星而面到羊，血流於前，乃辟。是營廟也。昭之年，不體秋，卽爲孟丙作鑿鑿大夫以落之。取虔云：「燭以落之，即引檮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爰亦云：「安撫開敷。」樂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寢是考室之事，而於經無釋。之云：「鄭云：而西都者，節以日精，妣祖爲梁宮廟，庶必當豐室。尚安樂者，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一舉雙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靈廟也。」言歌歎斯干之詩，以樂之者，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若是當時樂事，故云歌歎斯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有斯干可歌也。不或作樂，以養又名落定。本集注音作洛，未知孰是。云：「示廟成，則又祭先祖，君子致其樂，明廟饋可知也。」雜記之文，廟成則饋，是以落之此序言吉，蓋得秉云。而西都者，此考之名，則是庶必當豐室。尚安樂者，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一舉雙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靈廟也。」言歌歎斯干之詩，以樂之者，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若是當時樂事，故云歌歎斯干之詩，以樂之。

○如矢
惟無世子處之而無禦也。大也。

辛大也箋云辛當作懈
懈覆也懈廟既成其牆
之至攸子○毛以爲王本
不廢之時以禮約縮之繩
某則牆牢固也至若王廢
之鄭以爲德宮廟羣廢下
歸束之若子之猶祀也此
故上投之於中掘中燔也
之所以長自光大○箋辛
氏訓也以下攸躋爲君子

大人占之雜熊維罿男丁之祥維虺維

蛇女之說

子雲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馬在山陽之畔也。故爲生男也。此大音矣。後人謂之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卷之三十一
藝文

占也此及無羊皆云大人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者犯占之簡子之夢問諸史記以法正月云召彼老而誨之占夢者謂王不尚道德專信氣而與有熊有羣秋官孔氏注云熊羣之屬冬藏者是山獸亦居澤在丘故云用澤許之于青子或之不威之二章

卷之三

章子桂曰：道業下之物也。卓臣之職也。第云：男子生而臥於牀，則是也。王外事也。玩以嬉者，欲其比禮焉。正以嬉者，明成之有斯。○衣於身，又主大美。天下以養者，明當主於其事。○皇

朱節

斯皇帝有王雲皇猶惶也帝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末至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而目爲諸侯元乃生至其公山時王將生之子而目爲諸侯元乃生至

切奉臣職時已其玄聲太皇惠然至其長大皆佩未市於此惶惶恐由王深室之內政焉昭矣之君成言天子爲草下

兩主有邸以視其主豈可以死日掩其子乎故知辛主曰重蒙下之附陽爻言也而義

武帝得臣職者王肅云草丘之說從王行禮者奉章又稱漢日奉章岐睡髦士故直是也○箇男子至有廟○正義

女史明取内外馬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蔽明當主內事也女子弄之風氏詩擇也以女子之

心于故言也。下句乃言其泣惶惶，則此所陳皆在孩幼。上記都王云：入胎生在石，不用主而以母者，明成人之有漸遠，則未免于初生。皆行此禮，不知生禱矣。日而爲之也，則女丁不可與處也。則是無子，蓋

則自是而明聖時示男女之別耳。○舊音者至黃朱。○正義曰：麥以經言，至永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之。明大节皆著于一。○侯音未也。音從袁色聲。時厭細毫故帝用朱赤四帝所以明尊卑同則也。

儀也。淫穢也。至云無善也。婦人所居，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諭本又作竝以之，又竝也。竝人也。非婦人也。婦人也。諭本又作竝。諭本又作竝。毛以爲傳。清谷是謂也。多田言。有入

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禮事於是乃謀謙之無於父母而禮之以如其告語不謹爲子行禮而無

以爲夜衣以禱是全醫則瓦非瓦殊而已故云瓦礪頭歸人所用瓦惟功舉而已收歸也以爲瓦下器也而稱瓦兒

儀謂無如丈夫折枝撫腹之多具婦容之儀則有之矣故東山曰九十其儀言多舉也○寔不善主非婦云

事較於婦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舞羊宣王考牧也

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典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正義曰作無羊詩告言宣王考牧也謂言正王之時牧人稱謫牛羊復先王之數敎事有成故言者牧也注

皆休處皆考牧之事也○姜勝王至之頃○正義曰此美其新成而得人牛羊備鷄至此而牧事成功微之考牧反稱執持正閭也

先王牛羊之賦也。言至此而止者，初立於官賦未創復至此作詩之時而止也。王者牛羊之賦，經典固亦難得，其大體今言考収故知復之也。禹貢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人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又有十人。羊人，大人，羣人，惟無小人。斯以爲不正，不

周司空冬官亡故不見更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宣王所存則膳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牧人養牲於野田者盡曰寧牧之任而享審其物則六畜皆收人主委其僚十人羊八之徒各掌其事以共吾之所具則眾至久人非敢怠

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圉之大用特方牧獮圉人便別掌之則畜養之用皆歸牧圉令主事者請入教牧人有六生那云六生謂子馬羊之類是故入不妄焉也比時正直

故役之事始有牧人所掌故唯言牛羊者理稱兩性則准謂之無羊三百維春往謂之

無子九十其享。黃牛黑瘠曰特，雲爾女也。女皆王也。臣王復古文。牧法派生於其體，故歌此詩以附之也。誰謂女無子，三十而有。三十而有者，三十人也。

羊來取其角而刺之。或問此者，美育產得其角，而動其耳。溫熙然。○溫熙然反。

三不思其有濟濟也。聲本文作聲，亦作聾。立反當讀又反。商不思其久遠也。因嘯本又作吟。亦作聾。正義曰：聾音日摶。○正義曰：聾音云。聾牛，黑犧曰摶。○正義曰：聾音云。聾牛，聾音首以言。愚皆明

已復出世之也今工夷呼呼則音而神也在不與深色同而生之者微故是其生也某氏形曰萬牛聖是曰有○箇女宣王至姬古○正義曰以流謂是疊同之際三百雉墓九十七皆是釋名之語故知宣王後改於其廟詩入歌此以

解之也半三百或與學故一釋有三百人知其學之有深妙也序首九十二而真知者有九十亦不知其小序者之數也以一百三十百直特者九十則半或十于可惑於于也聖文化說動也蓋不言此者美其無所謂要也○何文求思可等

三十乘戰六足如古之法也。三十乘一陣四首。決一氣。第五首反擊。高作詞譯。謂也。百步之外。矢無不中。三十乘勿弱。生則直。即毛革。

金言可反义音可下及主同表素文反草衣也立者立候首疾又其謂反也革之色黑者三十則文正表義所以玉牒号○正表曰表唯備雨之物空則元以繁暑節可繫雨故更指博曰

之祭祀祭則有之○素色白反
所以禦暑雨也既之禦亦有疫方主俱以為禦而不以五無晉有以彼辰立同祭車所載乘車游車也馬雨而讀故不同也○傳毛色者三十○正義曰經言三十種物則每各之物皆可取用只以街

有二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至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姜云改之祭祀春則有之百物生焉夏則有之秋則有之冬則有之矣。凡此言教人有餘力則取焉無所苟焉以來祠也

以表此。左曰斯猶日落。○蒸之蒸反博音博下同亦作捕音步。悔于失恩于元文也。不等不育也。也。奉也。前也。

反客起後反。唐以脅軍為宣子也。凡殺皮反陳古弘反驕首逃又常連反。今本外漢書注鄭作蹠牧入。凡華宗無

禽鳥 維**鷩** 天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鷩音毛。膚音除。

者至家還說是夢。其多之象無非是夢是惡之征應也。○多物入至國事。○正軍曰。夫者以丁未升官占之。是王師大之明有所出。得達於王夢。事營官所掌。明本牧人既作此夢。不知吉凶。以問占夢之官。占夢知其爲國之祥。故諱之也。

夢職曰豫於吉夢於王王拜受之彼所願者謂天下臣民有馬國麥者其官得而勸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試知此以占夢之官得而勸之所夢是年豐歲然民安之祥故知以占國事○傳陰陽至數夢○正義曰以魚麗之義言之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暢言衆雜魚矣○謂捕魚者多謂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者取解人共捕之意○美魚者至豚魚吉○正義曰魚者庶民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大豕雖捕魚以食之是所以養也或殺不熟則無以相奉會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爲鑿鑿鑿魚之徵者又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允允歸澤四上值天賜二五皆坎坎爲水二侵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焉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爲明君賢臣思意所供養故吉如後注意以豚魚喻小民與此乖者以秦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喻則澤及民謂系爲設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鵠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之二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

之二

同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二

之二

同

鄭氏箋

孔

子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字周大夫也○節在切反又如字又音藏下節南山十章上六章章八句下四章章四句至幽王○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采采蘋之周芮良夫之詩是也故敍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頌及風頌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采蘋爲周文公之詩思又爲周文公之詩周公作也外傳尚得言之敍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成王戒頌有王不勝天下共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僚屬謂士爲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錄也推此則太子之卿及寺人諫大夫不言姓名亦爲微也又變風七月鳴鶡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惟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箋家父字周大夫○正義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字此辨其字因言其官所以區別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年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言不嚴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異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雪漢序云仍叔蔓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伯以世稱伯仍氏或有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爲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叔與蔓俱是凡伯所作二者必是别人遠並應別人故蔓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爲一人矣故板不引春秋至蔓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音注有詳畧無義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

簡也節高峻貌巖銳石貌箋云此皆喻三

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備禮貌也夏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禮文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

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食養育下以刑辟也○赫許百反使徒藍反又育次韓詩作爻字書作義說文作夷字才康反小燕也大音秦下告

同燔音煩音許棄反本又作燔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河用爲職不監察之國目絕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大乃言維石巖

都緩節彼至不監○正義曰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興赫赫然顯盛

反正者彼太師之尹氏也尹氏爲太師既顯盛處位尊貴故下民俱仰而瞻之汝既爲天下所瞻宜當行德以副之

今天下見汝之所爲皆憂心如被火之燔灼然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是失於貞聽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日相侵伐

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而不監察之國目絕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大乃言維石巖

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而巖巖無視汝之又具瞻少多集之狀互發見故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則巖巖然有瞻之義而具瞻爲下視所以便集注及本皆作高敞○傳曰太師既顯盛處位尊貴故下民俱仰而瞻之汝既爲天下所瞻宜當行德以副之

○正義曰尚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故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尹氏太師是尹氏爲太師也孝經注以爲

冢宰之歸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憂宰以厭羣職○箋此言至刑辟○正義曰此民具爾瞻一句上與雖

石巖巖相對爲此又與憂心如惔爲發端由瞻見其退所以憂心故知視汝之所爲皆憂心也如惔之字說文作天

小熱也灼火燒也爛火熱也皆人燒之事故云如火灼爛之矣不敢者畏辭既憂復畏故言又畏汝之廣不敢相戲而談

語也疾其食暴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疾其食暴所以憂心晝下以刑辟故不敢戲談所以不敢者畏其威耳故

知不敢明是骨下以刑辟之罪也不敢戲爲刑罰明所憂者刑罰之成食暴可知箋天下至察之○正義曰國者諸侯

之辭卒斬盡滅之謂故日相侵伐其國已盡滅矣汝何用爲職者責之言汝爲三公更何所主唯諸侯耳

何以不監察之而令相伐也如是則尹氏又爲王宮之伯父主東西專征專伐故言何用爲職也兩無正云斬伐四

美云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河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伐也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蠟下攻使禮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

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所禦忌故論語之注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也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若貴

旁倚之蹊谷使之齊均也○殆於宜反赤赤自尹不平謂何

箋云青云之不均手不如天方方今又重以殺病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大也○薦徂服反注及

下篇注同避才何反重直用反下同廢音役本又作戎物觀反長張張反

民言無嘉潛莫憇嗟

箋曾也箋云憇止也天下

一嘉慶之言曾無以忍德止之者嗟乎奈何○正節彼事憇瘳○毛以月節然而高峻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又

嗜本或作嗜士感反唁音彥服虔云弔生曰唁正使手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興赫赫然而盛者彼太師之官也太師既專盈矣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眾士之智能也刺尹氏專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故又責師尹汝居位爲政不

平欲云何乎以汝不平天應以天下民非直畏汝刑辟天氣方今又重下以殺病使民之死喪麻甚大多也由此畏凶

下民之言無一者皆是相爭之尹氏及時刑辟也言汝居位不以忍德止之者嗟乎可柰何既無止之禍災未領故

嗟而聞之赫赫師尹一句上與節彼南山相對爲與又與下不平謂何爲盡喪亂者嗟乎可奈何既無止之禍災未領故

有實其猶庶異言山既高峻有以草木平滿其傍倚之剛谷使之齊均以興尹氏謂爲顓頊亦當以政教養育其天下下民

庶使之齊均當如山之所爲爲異論同○傳曉長○正義曰以茂竹猶倚是草木長茂之說故爲長也王肅云南山高峻

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用眾士之智能刺尹汝居位爲政不平也傳意必然○箋箋曉至齊均○正義曰箋以言有實其倚是倚爲山之所實之處故以爲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

也山傍近山唯蹊谷耳能實耶唯草木也故知以草木平滿其物之剛谷使之齊均也山高以比三公剛谷以比下民言

山能以草木齊均下民也草木之生而云山者山出雲雨能生草木故也言平滿者謂山俱